人体改造

Posted on [22 十二月 2018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2018/12/22/%E4%BA%BA%E4%BD%93%E6%94%B9%E9%80%A0/) by [Agon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author/777bvd/)

认识他是在医院的工地，我看中一块漂亮的石头，上面有一层朦胧烟雨山水画，远远地看上去很艺术。他抡起一个铁锤，正在粉碎其他的石头。

他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衩，光着脚，在太阳下黝黑的皮肤很健康，很漂亮。肌肉在一层薄薄的脂肪下，显得非常匀称。

“喂”我叫他，他默默的回过头来。

“干啥？”旁边一个带墨镜、剃平头的一个年轻小伙突然站起来问我。

我一愣，忙说：“这块石头挺好看的，我想搜集。”

“搬走吧。”那个小伙看我只是要石头，便坐下了。

我吃力的搬起那块石头，向哥们的车走去。

“去帮帮忙，那么没眼力。”身后响起那个小伙子的声音。

他忙跑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石头，跟在我身后默默的走。我打开车的后备箱，他小心的放下石头，依然默默的转身就走。

“哎，等等。”我从车里拿出两瓶水，递给他。“给你们俩的，谢谢了。”

那个小伙子忙跑到我身边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他只配喝尿。”接过一瓶水，“谢谢了，一瓶就够了。”转身用膝盖对着他的屁股轻轻顶了一下，“走吧。”他全身一颤，我似乎听到他哼了一声。

回到楼上，哥们刚做完痔疮手术，趴在床上只哼哼。几个朋友在一起逗他起来打麻将。我是主要看护晚上的，找了个地方我沉沉睡去。

晚上九点多，给哥们清理完创口，护士给换了药，打了针吗啡，哥们睡了。我精神了，料想两个小时之内没事，出去走走。

医院正在新建大楼，月光下，工地很是热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。垂着头，默默的坐在那堆石头旁边。白天那个小伙子已经不知去向。

“嗨，你好。”我递上一支烟。黝黑的皮肤，看不清楚他什么表情，但却似乎摇了摇头，没有接。

“哥们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看上他了？”那个小伙子如同幽灵一般的出现在我身后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
“哎呀，妈呀，”我手中的烟掉在了地上，“你属鬼的啊，吓死我了。”

小伙子嘿嘿一笑，弯腰捡起了那根烟，叼在嘴上，我伸手点着了，自己也点上一根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小伙子吐了个烟圈，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哥们刚做完手术，睡着了，我下楼溜达溜达。”我捡了个干净地方坐下。

小伙子原来是工地沙石的小包工头，才20，父亲前几天受了伤，他来顶一下。

“伤的严重不？”我随口问。

“严重，膝盖骨砸碎了，小腿粉碎性骨折。以后不能走路了。”小伙子长长叹了口气，“今后，这些就得我来干了。”接了一个电话，他冲我抱歉的一笑，跑去了住院部。

他依然那么默默的坐着，如同一尊雕像。我也没有什么话题，便起身去哥们的病房。

午夜，哥们疼醒了，要求再来一针吗啡，大夫要求最多只能打两针，没办法，只能让他挺着。哼哼到两点多，终于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。我下楼抽根烟，站在工地的灯光下，欣赏这幢被灯光渲染的大楼。

从楼后传出一些声音，我寻声过去看看。那是一楼和地下车库，有了框架，车库还没封顶，车库里由于下雨，积了很多水。车库里昏黄的灯光下，有两个人。一个是那个民工，另一个是那个小包工头。

民工半身都在水里，在低低的哀求什么，听不太清楚。小伙子站在楼梯上抽烟，一声不吭。我静静地听了一会，烟头忽然烫手了，手一抖，烟头掉在水里，呲的一声，小伙子猛抬头大和一声：“谁？”

我一下没躲利索，反而被他看见了。只好站出来：“我出来走走，抽跟烟，你也在这里啊？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好半天，我们都没吭气，我讪讪的问：“你爸爸怎么样了？”

“快死了。”小伙子没好气的回答。在我的细问下才知道了原委。

一周前，工地运送石料，老包工头指挥大家卸车，两人一组本来没什么事情，结果到他的时候偏偏就没人搭伙了，老包工头只好亲自上。没走几趟，就出事了。一块大石板从车上滑下来，恰好压在老包工头的后腰上，当场趴下晕过去了。掀开石板，把老包工头翻过来，惨了，肚子下面有一个小钢筋，膝盖附近有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肠子都出来了，膝盖到脚都快成照片了。

小包工头来了就把所有火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。经过抢救，老包工头的生命没有危险，肚子上的洞也补上了，腿肯定是废了。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让小包工头和老包工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——老包工头的睾丸都被砸碎了。现在老包工头还不知道，但医生已经告诉了小包工头。那老包工头17岁结婚，18岁有了小包工头，今年才38岁，已经做不成男人了。

小伙子气愤愤的讲完了这些：“要是没有他，我爸能吗？赚钱有个屁用？回村里怎么交代啊？”

我沉默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每天都能碰到，一辈子碰到一次已经够稀奇的了。

“我要让他跟我爸一样！”小伙子吐了一口吐沫，“我要折磨死他！”

小包工头出去翻了根绳子进来，把他捆的跟粽子一样，丢到水里。用皮带没头没脑的开始抽。他一声不吭，闭着眼睛。

我拉了一把小包工头，“走吧，吃点东西去。”

小包工头在小酒馆里整整哭到天亮。我却在心里有一个算计。在回医院的路上，我对小包工头说：“我有个办法能让你折磨他，还要规避法律。”

“太好了，快说。”小包工头顿时兴奋了。

“我要睡觉。晚上我来的时候再说。9点，我去找你。”我打了个哈欠。

晚上9点，哥们睡着了，我下楼。依旧在石料堆看见了小包工头，穿了一件白色T恤衫，一条蓝色短裤，很精干的样子。

“快，什么主意？”小包工头看到我很兴奋。

“呵呵，”我一笑，“需要很多东西，你能弄到么？”

“买，”他着急的说。“需要的都买。”

“你想达到什么效果？”我很想了解这个家伙对SM的感受。

“恩，让他一点一点失去他的睾丸，”小包工头狠狠地说。“ 要让他变成我的玩物。”

我点点头。“ 我们需要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射液，10到20根打吊瓶用的管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这些就足够用了。”我哈哈一笑。

“等我去找大夫。”小包工头转身跑掉了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就跑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100ml的葡萄糖水瓶和一个吊瓶用的塑料包。“怎么做？”他兴奋不已。

“叫他来。”我点燃一根烟，“ 找一个安全稳当的地方。”

“跟我来。”他转身开始跑。

在工地后面的一个小屋里，他早已被剥光捆在一张钢丝床上。我吃惊的看着小包工头，他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不是要给他来点甜头么？”

我仔细看了看他，他居然睡着了。阴茎软软的耷拉在一边，没有包皮，很粗大，看起来很漂亮。阴囊也软软的耷拉在两腿中间，每个都差不多有鸡蛋大。毛很浓密，阴囊上却只有稀疏的几根。

小包工头叫醒了他，他轻轻问：”我给你做一辈子，只要能吃饱就行，可以么？”

“不，你要当我的奴隶、玩物。”小包工头轻蔑的笑了。

我轻轻的抚摸他的阴茎，他一惊，在我们俩的注视下，很快勃起了。“多长时间没射过了？”我嘿嘿一笑。

“出来这几个月都没有。”他扭过脸,小声说。

小包工头狠狠给他一个嘴巴：“看着，回答要大点声。”

我问小包工头：”让他出一次？”

“那怎么做？”

我开始给他口交，他很干净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他开始哼哼，似乎很舒服的样子。小包工头很兴奋，马上脱下裤衩让他给自己口交。他顺从的答应了。我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射出来，放开了他，看他给小包工头服务。他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小包工头也很享受，看来小包工头不是第一次享受口交。虽然他看起来有些笨拙，但小包工头毫不介意，差不多有半个小时，小包工头射在他嘴里，他老实的吃了下去。

“你喜欢吃这个啊？”小包工头邪邪的笑着对我说。

“是啊，我还喜欢被这么大的干呢。”我嘿嘿一笑。

“好啊，给我看看，我还没看过呢。”小包工头很明显又兴奋了。我脱了裤子，拿出一个套子，套好，润滑，慢慢坐了上去。肛门传来一阵疼痛，这个民工的家伙实在是很大。我动了一会后，把民工绑着的手松开，小包工头也放开了他的脚，他轻轻抱紧我，慢慢起身，开始主动对我攻击。这个时候我是非常享受的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射了，看起来极度痛快。我被他干的早就射过了，但依然很渴望他继续干我。

“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”小包工头脸通红的问我。

“你可以试试啊。”

“疼吧？”他轻轻问。

“恩，他的太大了。”

“那我不试了。我来干你吧。”他没等我答应，就把套子套上了。小包工头的家伙也不小，不过有民工的在前就不大了。很快，小包工头又缴枪了。

“给他舔干净。”小包工头指着我肚皮上精液对他说。他乖乖的跪在床边把我肚皮舔的干干净净。

“好了，该开始了。”我精神了一下，点了根烟。把吊瓶挂在墙上，他依然在床上捆好，我在阴囊上拔了根毛下来，顺着毛孔将吊瓶的针插了进去，很小心的插到空腔里，放开吊瓶的压力器，25%浓度的葡萄糖溶液很快流进他右侧阴囊里。10分钟之后，100ml的葡萄糖就进去三分之二还多了。他一侧阴囊已经鼓的发亮，看来有些疼。他咬着嘴唇没吭气，但满身都是汗。我拔下吊瓶，用胶布贴好针眼。对小包工头说：“20个小时之后来看效果。”

不知道他那20个小时是怎么过的。当我晚上再到那看到他时，阴囊已经消了很多，但明显比另一半要肿。他自己说有些疼，小包工头不让他说更多的话。然后，依旧是前一个晚上的节目，干完我之后，才给他吊水。

一个礼拜之后，哥们拆线，可以晚上不用人了。我也终于回家睡了一个好觉。

隔了两天我才去工地看小包工头，小包工头问我怎么没去，我说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他父亲现在已经正常养伤了，但两个睾丸和右侧大腿的一大块，都切除了，尿道下侧因为也切除了一段，只能重建。这两天我没去，小包工头也没给他吊水。晚上我和小包工头喝完酒，去房间看民工。右侧的阴囊手摸上去很硬，里面的睾丸也很硬，他自己说吊水的头三天疼的厉害，现在已经不很疼了。但是可以正常勃起和射精。我依然让他俩干了我，那真是一种享受。

很快距离最后一次注射已经三周了。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工地，每次我都教小包工头如何做一个S，然后让他们俩轮奸我一次。哥们出院的那天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阴囊紧缩，硬硬的象块石头。我在外皮上掐了掐，他说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

小包工头请我喝酒。在我的指导下，小包工头在他身上体验了灌肠、导尿等项目，也享受着他很真诚的服侍。用小包工头的话来讲，洗澡不用搓澡工，洗脚不用水，小便不用去厕所，大便不用带手纸了。

民工的体重已经明显下降，身体素质也不如以前。我知道是因为小包工头享受小便不去厕所的原因。便指导他如何保养一个长久的奴，也告诉民工如何处理小包工头的要求，才这样可以长期玩下去。

九月，天气开始凉了，老包工头被儿子送去南方疗养。而民工经过一个多月的保养，身体状态已经恢复很多了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民工的右侧睾丸和阴囊已经缩小的如同鸽子蛋了。他自己说那里经常脱皮，左面的也有些硬和疼，而且射精的量和强度已经大大降低。晚上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阴茎勃起的硬度也明显不够了。

我有些吃惊，怀疑当初在注射的时候由于渗透，已经影响了左面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就真正被阉割了。连忙告诉小包工头，买些甲睾酮给他吃。否则，左侧睾丸要够呛。

几天后我出差去南京，半个月之后回来，去看他们。民工的右侧阴囊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小包工头告诉我，有的时候用刀一点一点的削，有的时候民工自己用手掰，上周洗澡的时候掉了。现在民工站在我俩面前的时候看下面有点滑稽，只有左侧鸡蛋大的睾丸和阴囊，右侧空荡荡的能看到屁股。

现在的民工已经被完全奴化了，身体状态也完全转变了。每天带着导尿管、肛门里塞着一串跳蛋或一个大大的假阴茎去上工，每天喝水十杯有九杯是小包工头或工地其他人的尿。工地上的厕所，经常能看到他用嘴给别人舔大便后的肛门。他称呼每一个人为主人，称呼小包工头为爹。

晚上，在小包工头的房间里喝酒。民工跪在地上给小包工头舔脚。没有了室外工作的锻炼，他皮肤松弛、没有了光泽。脸色也没有了过去黝黑暗红的健康，被灰黑色替代了。

小包工头喝多了，在他的服侍下睡着了。我握着他巨大的生殖器送到自己的后面，然而那快感很快就消退了。他只硬了一会就射了，安全套里不再是满满的银白色，而是一点点透明的。

“左面的也割了吧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。“最近越来越疼了，也越来越硬了。”

我摸了一下，是很硬。他疼得哆嗦了一下。

“最近一个礼拜，我射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点点，都是透明的，一点白色都没有了。”他抚摸着自己的阴茎。“我胡子最近都在掉，不怎么长了。”

四个月了，我大致算了一下。“那个是自己吸收掉，这边用刀割了？”我小心的问。

“反正也不是人了，有没有还有什么关系。”他把脸扭到一边。

“你吃那个甲睾酮了么？”我忽然想起来。

“没有，爸爸说我不是人了，吃了也没用。”他看了一下熟睡的小包工头，“我认识几个大夫，他们说可以帮我。”

“怎么帮你？”我一怔。

“给我提供手术刀什么的，我自己动手。”他急急的说。

“他怎么说？”我指小包工头。

“他说可以，但不能打麻药，东西不能让大夫给我，要我自己去偷。他们只给我提供偷的条件就行。”

小包工头撅着屁股，嘟囔着尿尿，民工忙跑过去趴在床上喝。我把他后面的假阳具拿出来，肛门的括约肌已经不能收缩了，是一个圆圆的洞。我的手稍微用力就可以塞进去，摸到他的前列腺，也是硬硬的一大块。过了一会，民工起来咳嗽了几声，问我要不要小便，跪在我面前，嘴轻轻的罩在我的阴茎上。我第一次这么痛快的在奴的嘴里尿，他一滴都没漏出来。

小包工头醒酒了，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？调教的不错吧？”我们俩点了烟，坐下看着民工。

过了一会，小包工头对他用烟头点了一下。他马上爬过来，拿起烟头，对准自己的阴茎按下去，直到掐灭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他阴茎一圈都是烫的烟花。刚刚掐灭烟头的地方，皮肤已经起了硬茧，似乎不怕烫了。我的烟头也要掐灭的时候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我则把烟头对准他的乳头位置掐灭。因为那里只有一圈烟花，而没有乳头了。小包工头笑着告诉我，有一天被一个大夫看到他的样子，大夫故意当着他的面对小包工头说，用手术刀割掉乳头的感觉特别好，还丢下一把崭新的手术刀。当天下午，小包工头就用那刀割掉了他的一个乳头，并用烟烫住了血。之后，民工的另一个乳头、耳垂、舌头尖、四个脚趾甲都一点点被小包工头一刀一刀地割掉。

当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小包工头打电话给我，说晚上要看好戏了。我兴奋得中午就跑了过去。这时大楼已经开始准备内部装修，暖气已经给上了，在楼的最上层，小包工头给自己先收拾好一套房间。房子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的浴房，但没有加热和蒸汽等设备，四面全是玻璃。

两个月不见，小包工头精神状态越发好了。房间内温度很高，小包工头只穿了一条夏天的蓝色裤衩，浴房里摆了一些手术用具。民工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，鼻尖被削平了，鼻子下面穿了一个圆环，嘴唇下面也穿了一个钉，左耳朵变成了尖尖的，如同狗耳朵，右耳朵则打了两个很大的洞，左面的脚趾少了一个，肚子上有一根很粗的塑料管。我吃惊的问小包工头是怎么回事。他笑着说，这两个月因为下雨和一些其他事情，工地停工了一段时间，刚刚复工没多久，他就借这些日子改造了一下民工。他让民工站起来，我才注意到民工被隆了胸，屁股上横着开了一个洞，里面穿着一根塑料软管，点了一些蓝色发光二极管。肚子上管子是根导尿管，从尿道口进去，穿过膀胱、肚皮出来。

民工做了几个手术，都是他认识的几个大夫做的。由于长期喝尿，他严重肾结石，利用肾结石手术的机会，把膀胱和肚皮开口并连通缝合，这样有尿就从肚皮出来，为了避免经常漏尿，就在膀胱和尿道塞了一条导尿管，四天一换。由于长期带肛塞，肛门括约肌已经没有了功能，就做了臀大肌开口手术，做成一个洞。

“那今天要做什么？”我点了支烟问小包工头。

“完成今年最后两项。你看好吧。”他依旧那么哈哈一笑。

很快，几个大夫都来了，民工跪在浴房里，关上玻璃门，左手托起仅有的那个睾丸，右手举起手术刀。我坐在玻璃门前仔细看，阴囊根部早已被用细线勒死，阴囊已经发黑。民工动手很快，一下功夫，阴囊就下来了，没出什么血。他自己熟练的用止血钳卡住出血点的皮肤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电烙铁烫出血点。再用酒精消毒，爬出来，将阴囊和睾丸捧给小包工头。小包工头拿过来看了看，扔在一边，冷冷的说：“开始做第二项吧。”

那个没有阴囊的奴，只有一个代表男人的阳具在两腿中间。民工依然跪着，关上玻璃门，拿起一个塑料袋封着的纱布，开始揉搓他那已经没用的阴茎。很快阴茎开始勃起，身边一片惊呼。不过是有些不可思议，那纱布是浸了药水的，看到小包工头那脸，我就猜到了。民工再次拿起手术刀，对准龟头下面的凹陷，划了下去。我听到他一声闷哼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血从刀口处喷射出来。但他没怎么动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将旁边的一个小桌摆在面前，刚好把阴茎摆在上面。他又在旁边的器械堆里拿出一把看起来如同菜刀的大刀，对准龟头剁了下去。

我转身跑了出去。几个医生打开门进去忙活着。小包工头跟我出来，拉开裤衩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太TM爽了，看，我都射了。”

春节快到了，小包工头邀我去喝酒，民工第一次穿着崭新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，忙着做菜做饭。我们没什么太多说的，喝酒、做爱，民工在旁边服侍。我们结束后，他收拾完桌子，给我们舔干净做爱留下的痕迹，就跪在一旁。我忽然想仔细看看他，让他脱光。他很迅速地脱掉衣服，身上的伤更多了。肚子上的孔已经被封了。屁股上的洞还在，但蓝色发光二极管已经摘掉了。肛门也不再塞东西了，虽然松弛，但不是一个洞了。我和小包工头静静的坐着，他就静静的跪在我们面前，就像那晚我见到的那尊雕像，只是姿势是跪着的。两腿中间，没有了阴囊，软软的粗大的阴茎上，也没有了龟头。

end